

一、針灸的由來與現狀

中國古時候的人常把「針」和「砭」相提並論，說成「針砭」。用「砭石」治病，就是針灸治病的起源。「砭」就是用磨成錐尖形的石頭在身上扎刺，以後逐步發展到以銅、銀、金、馬口鐵等金屬製成針來刺「經絡」。針法裡面，原先包括外科手術（如切開膿疱放膿）、放血、刺經絡等三方面。灸是用一定的物體燃燒着來溫熱或燒灼皮膚，方法與燃料也有很多種，但主要的是用陳舊艾葉搗碎捻成炷，放在皮膚的一定位位上燃燒。

這種治病方法到底產生在那一年代，說不清。根據古醫學書來研究，原始時代主要是由「巫神」以符咒治病（即後來所謂「祝由科」）。在當時，用「砭石」、「毒藥」來治病是附帶的。後來，這附帶的部分漸漸發展，「巫神」就稱得上「巫醫」了。等到醫術更進一步發展，巫、醫才分了家。再以後，針灸和藥物治療又發生分化。不過這回分家是不明顯的。我國最古的一部醫書叫做「素問」，據說此書是漢朝初期（也有說是戰國末期）的人寫的，書的編寫方法是採取以軒轅黃帝和歧伯的問答的形式，那裡面，針灸和藥物的治療還合在一起，並且主要講的是針灸。這本書很明顯是集中了很多年代四面八方的經驗寫成的。關於砭石、針、灸、藥物的來源，那本書裡說到：「砭石」的治法是從東方傳來的；「毒藥」的治法是從西方傳來的；灸法是從北方傳來的；針法是從南方傳來的。

中國歷代所著的針灸書籍，除「素問」以外，還有「靈樞經」（「靈樞」、「素問」合稱「內經」）、「難經」、

「子午經」、「甲乙經」、「明堂針灸圖」、「千金方」等。宋朝王維德考次針灸法，鑄銅人爲模型，將臟腑十二經（五臟：心、肝、脾、肺、腎。六腑：胃、膽、大腸、小腸、膀胱、三焦，還有心包絡），註明了穴道，畫了銅人針灸圖。元朝的忽泰必列著「金蘭循經」，又將十二經穴補充成十四經穴。現在流傳民間最廣的針灸書，要算「針灸大成」一書，這是明末清初時楊繼洲編著的。以上的事實說明我們的祖先對針灸療法，曾經苦心鑽研，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中國自古以來，針灸療法在人民中間流傳很廣，成爲人民羣衆治病的重要方法。現在農村裡的老年人，知道針灸、放血和拔火罐的，很是普遍。以古代醫學爲基礎的針灸醫生，在我國所有城市和廣大的農村中有很大的數量。這一寶貴的醫術也早即流傳到國外，據查考在我國唐代時就傳去日本，明末清初時又傳去法國，他們在近代科學發展以後，對針灸曾作過一些研究觀察，著作也有多種；現在也有其它國家在推行此術。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人民政府與人民解放軍的醫療預防部門和醫學院、醫學校中，很多採用了針灸療法。在中央衛生部直接領導下設立了專門的針灸實驗機構，並將這門醫術逐步地推行到全國各省市和許多民族自治地區的醫療機構中，現在很多地方已經取得顯著成效，得到廣大羣衆的擁護。

二、我們爲什麼要研究針灸

針灸療法是中國古代醫學的寶貴遺產之一，幾年來我們在實驗中體會到它有許多獨特的長處：

第一、針灸治療疾病的範圍很廣。它對於神經痛，不論在身體的那一部分，固然可以肯定有特效，而男女老幼的許多種疾病，也都可以治療，或者可以配合治療。即使有些病需用特效藥品或行外科手術才能根治，但在明確診斷之下，施用針灸，也可以起增加抵抗力與促進恢復的作用。

第二、這是最節省藥品的治療方法。一九四六年，我們開始在華北老解放區的一個醫院和一個門診部實驗針灸時，一般醫務人員在情緒上曾發生抵抗，後來因為事實證明針灸治病有效，並且最省事又最能節省藥品，所以不論醫生、護士、司藥對它就都有了極大的興趣。我們這個醫院與門診部僅內科方面的統計，經針灸治療而治癒的人佔百分之六十五強。藥材方面統計，從一九四六年春到一九四八年秋的兩年半中，不僅興奮劑、鎮靜劑藥類用得很少，嗎啡一類的止痛劑幾乎沒有用過，就是補血強壯藥劑也用得極少。因為針灸的刺激能調整紅、白血球的數量，使之適當增加或減少，促進淋巴液旺盛，激起抗菌噬菌與新陳代謝等作用，所以對於一般慢性病和體質弱的，大都以針灸代替補血強壯藥了。

一九四八年八月間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山東濟南時，冀南區的民兵担架隊支援前線，其中有一隊的醫生不懂針灸，有一隊的醫生，會藥物治療也會針灸。兼用針灸治療的那一隊，只花藥費約十三萬元；另一隊，則花藥費四十多萬元，藥用完了，還請了會針灸的醫生去幫助治療。這些都是事實的證明。

第三、使用方便。近代的醫療工具，有的攜帶困難，有的甚至只能固定在一定的場所，就連最簡單的注射器，在攜帶和消毒時，稍不細心注意，就易損壞。尤以針灸對某些急症（如虛脫、中暑、心絞痛等）的救治，有立桿見影的速效，在缺乏醫藥設備的環境中，用之更為方便，只需帶幾根針，帶些酒精、棉花和

艾葉（沒有酒精用普通燒酒，消毒過的新棉花也可代替脫脂棉。艾葉到處容易找到，不用艾灸也可以），裝入小小的針灸醫療匣內放在衣袋裡，隨時隨地就能取出治病。農村中的醫藥條件往往極感困難，有的村莊離藥舖有幾十里路遠，因此農村特別歡迎針灸。

第四、要注意針刺的消毒，按本書所講的針灸法施行，沒有不安全的顧慮。

第五、針刺也往往能幫助診斷：人體神經的組織機構很複雜，發生疾病，往往極難診斷。例如：我會遇到一位姓薛的女同志，她一天盡想瞌睡，經過很多的醫生檢查，有的說是貧血；有的說是神經衰弱；有的說是內分泌腺有毛病；注射過很多針藥，內服藥也用了不少，始終不見效，也找不出病根。以後經針刺試治，一星期的時間，發現她的左偏頭部和右邊上下肢，對針刺沒有感應，右偏頭部和左邊的上下肢，就有較強的反應。這種交叉變態的情形，一般的可診斷病根在大腦的左半邊。這位病人繼續針了兩星期，頭部和肢體對針刺有了一致的感應，她的瞌睡病也就消失了。在人的整個身體上，可以針灸的穴位有七百多處（包括兩側相對的部位），神經反應正常的，針灸刺激的特殊感覺就強，神經麻痺或遲鈍的，感覺就很弱。此外，對於一種病，是單純的神經機能關係還是器質變化，在鑑別診斷上也有很大幫助，例如：急性闌尾炎、腸套疊等病的疼痛與嘔吐，針治只能臨時減輕痛苦；胃神經痛和一時性的腸痙攣，針後可使病人立即痊癒，或在較長的時間內停止發作。足見針灸有幫助診斷的價值。

針灸療法因具有上述許多特長，所以歷來被廣大的人民羣衆所歡迎。目前我們醫務幹部少，藥品尙不能滿足需要，除積極推動羣衆性衛生運動外，提倡針灸，首先就是希望幫助解決這個問題。因為針灸節省了

藥品，就可使我國藥品製造工業，集中力量製造特效的最急需的藥品如磺胺、青黴素、外科麻醉藥以及種植和精製中藥，使藥物治療也能很好的發揮作用。至於醫務幹部缺少的問題，現在積極培養高級醫生，很重要，但這不是短時間所能辦得到的。在目前應該大量培養一批中級醫務人員，能進行防疫又能治一般病，去為人民服務。針灸療法是直接對神經系統起調整作用的，即使沒有得出精確診斷，身體上大致某部的病，針灸某些穴位，對於適應證與慢性病，就能收到一定的效果。所以，文化程度較低的人，在比較短的時期內就能學得一般的操作方法。只要按照規定的辦法施行，也沒有什麼不安全。我們如果能同時派遣一部分受過正規訓練的醫生下廠礦和農村，擔負教育、研究和診治複雜病症的工作，這樣，就能使醫療預防工作，在普及的基礎上逐步提高，這也是適合我們今天廣大工農羣衆的需要與文化經濟的條件的。

與以上問題息息相關的，就是團結中醫並幫助其提高的問題。全國的醫生，按數量比較起來，以中國古代醫學為基礎的醫生（習慣稱為中醫）比之以現代醫學為基礎的醫生（習慣稱為西醫）多幾十倍。按人口比例，根據華北幾個縣的調查材料來說，平均約九百人有一個中醫。全國六萬萬人口的衛生醫藥問題，不是少數西醫所能解決得了的，這就必須團結中醫。但是由於有些醫生的技術和為人民服務的精神還不够高，再加上羣衆科學知識與經濟力量的限制，羣衆有了病，仍有許多求「巫神」「神水」「藥籤」來治的。這種現象，也使我们拿出最大的勇氣，來想法解決這個對中醫團結與改造的問題。

團結與改進中醫，同時也是西醫本身的思想改造問題。西醫如果輕視中國民族文化寶貴遺產中的舊有醫學，不去團結與改進中醫，這就等於幫助「巫神」來危害人民，本身亦得不到很好的提高。

要想團結與改進中醫，使祖國醫學遺產發揚光大，我們就不能不虛心學習古代的舊有醫學。我們若是對舊有醫學完全外行，對舊醫學的改進提高固然無從下手，中西醫的團結也就很難做好。因為改進不是叫中醫去掉原有的一切，另外學一套西醫的辦法，而主要是選擇古代醫學中合理的部分，去掉它不合理的部分，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其經驗，提高到科學理論。因此只有以團結為前提，才能發揮中醫的力量；而團結也只有建築在幫助的基礎上才能鞏固，也才有意義。

中國古代醫學裡面最便於我們一般醫務人員學習而易於掌握的，就是針灸。現在一般針灸中醫，施行針灸不講究清潔消毒，很多隔着衣服扎針；不明白生理解剖，有的連穴位也摸不準，甚至根本不注意穴位，亂針亂灸；更有先畫符唸咒而後針灸的。這些如果不加改進，流弊甚多；但是稍加改進，則收效極為明顯。所以我們從這方面進行對中醫的幫助與提高，最能收「事半功倍」之效。我們衛生機關過去派到鄉村去的防疫隊，隊員們稍稍學了一些針灸術，就能很快和當地的中醫團結在一起，當地的中醫很快的願意接受他們的幫助並介紹自己的經驗，由學針灸刺激的解剖部位和消毒方法，進而學習醫學科學的生理道理，理解神經系統的調節功能，並理解傳染病預防的重要，直至願意配合衛生防疫工作。

如上所述，針灸療法雖然有許多獨特的長處，在治病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可是由於在舊社會缺乏系統的整理和提高，術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現代一般的醫學理論，又還不能解釋針灸的治病原理，因此有些人就認為針灸能治病是荒誕的事，拒絕加以研究。現在關於這一問題上的無數的事實證明這些人的觀點是錯了，他們還不瞭解現代一般的醫學理論的本身即存在着嚴重的機械性，它與真正的辯證唯

物主義的醫學科學理論是有原則區別的，因而它不可能解釋如像針灸這樣的普遍大量存在的事實。根據我們對蘇聯偉大科學家伊凡·巴甫洛夫的「高級神經活動學說」的初步理解，和我們幾年來對針灸療法的臨床實驗，感到高級神經活動的理論，對於針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釋的鑰匙。反過來針灸對這個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理論，又能夠提供豐富的實際材料。很明顯的，針灸療法在「高級神經活動學說」的理論基礎上作進一步研究，一定可以發揮更大的效果，豐富與充實現代的醫學。因此研究針灸學，對於醫學理論的改革將發生極大的作用。這就是說，研究針灸，不僅是有它極重要的現實意義，而且有極大的理論價值。我們如果不研究針灸，對於醫學科學將是一個損失。

三、針灸不是萬能

針灸在臨床治療上的偉大效力，在某些方面勝過藥物，如對肌肉與關節風濕病、慢性胃腸病、神經衰弱等疾病，它可以起到主治作用；尤以對瘧疾、神經性疼痛，其見效之速，更是令人驚奇的。其它慢性病和一些急性傳染病（如傷寒、霍亂），如神經機能的病變沒有到難以恢復的程度，針灸也能收效，如與藥物或其它療法配合治療收效可更加迅速。有些病就非與藥物或其它療法配合治療不可（如失血性貧血），有些病則非施行手術難以解決（如橫產、骨折、急性闌尾炎）。我們認為，或針或灸或用藥或手術，或相互配合，應該按病情決定。例如神經性疼痛與小兒急癇針法有效，就應該用針法；小兒慢性病，針刺會使小兒驚懼，就應在睡後用灸法；腦膜炎、肺炎用磺胺劑及青黴素效力迅速，那就應該採用這些藥物；急性胃

炎發生神經性嘔吐，完全不能飲食時，針灸可立刻停痛止吐，服藥可幫助胃內容物迅速排除，則不妨先用針灸後服藥配合醫治；難產可立刻用手術取出胎兒，在可能的條件下，就應立刻請產科醫生或將產婦送進醫院。總之，那一種治療法最有效，病人的痛苦可以減輕，那末就應該用那一種。

可是，有人以針灸爲萬能，用來抗拒藥治與其它科學的醫療方法，這是不對的。

例如：一九三五年廣東出版的「針灸醫學大綱」上面寫道：「藥物治療以殺菌爲目的，故無論如何和平之劑，不免有幾分毒害，診斷偶誤，下不對症，輕者有併發他病之虞，重者且有生命之憂。至於剖割以致斃命，及下蒙藥後以致變爲神經衰弱患者無論矣。針灸治療祇用一針一艾，全無危險發生，全無後患之慮，堪稱爲最安全的治療法」。這種說法，是不瞭解「藥物治療」既不是純爲「殺菌目的」，而發生危害，也是醫生用之不當，或司藥不慎，配錯劑量。更何況，亂針亂灸，不講究消毒，也並非「全無危險發生」
「全無後患之慮」。

又如：一九三五年北京國醫砥柱月刊社出版的「中國鍼灸學」，其中有一篇文章，題目是「針合谷三陰交治愈難產始末記」，該作者以此一例就提出了針灸術勝於產科手術的論據。我們認爲這種說法是欠妥的。照他文章中敘述的症候看來，他所說的難產實際是胎膜破裂過早，羊水流乾的滯產。據我們的經驗，一般的滯產，確實可用針刺法來通過神經的反射，激動子宮的收縮力，使胎兒順利產下的。有些婦產科醫生對一般的滯產輕易動手術，是不對的，但真正的難產如不使用產科手術，那也是很危險的。

我們反對以爲針灸是古老的、土裡土氣的東西，就瞧不起它。相反的，我們正因爲它是有長久的歷

史，它是中國勞動人民幾千年來傳下來的血肉的經驗，就更要研究與提高它。同時，我們也反對因為它是古老的東西，就盲目地崇拜它；以三輩子祖傳為誇耀的藉口，以「鬼穴神針」將針灸套上神秘的外衣，來抵抗科學的醫學並阻碍其本身科學化，這將會使針灸逐漸淪於漸滅。我們要提倡注意解剖部位和嚴格的消毒觀念，反對馬馬虎虎，隔着衣服就扎針。雖說針灸療法能直接對神經系統起調整作用，即使沒有得出精確的診斷也能治一些病，但是並不是說我們就應該治糊塗病；相反的，我們要有研究精神，要講究診斷，要歡迎其它科學技術的配合，不能治的病，在可能條件下要送進醫院。以針灸為萬能的想法是不合辯證唯物主義的。

第二篇 針灸治療原理

一、針灸爲什麼能治病

用針灸治病，不論是刺神經的針與出血針，或皮膚針、串線針（在穴位的皮膚上，串入一線，鑿以銅錢，促使化膿）、火針（將針燒紅刺入），也不論是癥瘕灸或無癥瘕灸，它所以能治病，主要是由於激發和調整身體內部神經的調節機能 and 管制機能。

爲什麼激發和調整了神經的機能就能把病治好呢？這得概略的從頭說起：

人體是多少萬萬個活細胞的大集體。這些活細胞之間，有很嚴密的分工和組織；分有消化、呼吸、排泄、循環、運動、生殖、內分泌等部門。這些身體的各個部門，它們相互間所以有精密的分工與合作，都是由神經系統支配，而中樞神經最高部位的大腦皮層又掌握着任何部門的機能，使身體成爲有分工有領導的統一的完整體。所以平時各部門遇到各種不同的情況，就能產生適應的變化。譬如熱的時候，體表的血管就擴張，出汗，使體溫很快放散，免得體溫上昇。冷的時候則相反，體表的血管收縮，汗孔閉緊，寒毛豎起，使體溫減少放散，免得體溫降低。又如劇烈運動的時候，心跳、呼吸自然加快，鼓動血液，運送大量的養料、氧氣到肌肉裡，供給肌肉的消耗。睡覺的時候則相反，呼吸、心跳都比平時減緩，身體內的養料消耗就能節省。身體適應外界環境的這類變化，都是神經指揮調節的。這是神經系統機能正常，能够保證全身正常的生理變化的現象。

身體如果受了損害，神經系統機能健全時，就能在身體內引起一種應變的變化，抵抗這種損害，把身

體修復起來。譬如身上有了破傷，身體裡面吞噬細菌的白血球就很快增多，傷口附近的血管擴張，白血球大量擁到傷口附近，吞噬因傷致死了的細胞和從傷口侵入的細菌。同時血漿帶來的養料和刺激素，大量的從微血管中滲出，供給傷口附近細胞的需要，並促使它加緊生長，生殖新的細胞，長出肉芽，把傷口長滿。微血管中養料和刺激素的滲出，其性質和數量，都受滲出口的細胞管制，而那種細胞，則又是受神經支配的。傷口的產生以及以後的發展變化，神經的感受不同，就能給以不同的調節。傷口平復，神經的感受正常了，修復工作也就很自然的停止了。

細菌進入身體以後，若是放出毒素來抵抗白血球的吞噬，神經感受到了，馬上就引起應變的變化，體溫上昇，細菌的活動即受到限制，同時白血球產量增加；有的還同時引起嘔吐或腹瀉，排除腸胃裡變壞了的食物、或負擔不了的食物。

在神經指揮之下，身體內還有強大的「代償作用」。比如腎臟割掉一個，另一腎臟就會因為工作加重，刺激神經，神經立即在那一部分引起應變的變化，使那部分的微血管滲出大量養料和刺激素，使那個腎臟長大一倍。心臟瓣膜發炎，結疤以後，閉鎖不全，每次搏動射出的血液不夠，心搏加快，負擔加重，心臟也會因而長大。

所以人體的神經健全，能很好的來指揮身體內的抗病、修復、代償的機能時，外因的侵害大都能被消滅，恢復身體的健康。當然，神經的這種應變作用，還得依靠身體的其它條件，並受其它條件的一定限制。比如它要有一定的體力可供調度；受損害的局部，其變化還要在未到不可恢復的程度。神經本身，也

受身體其它條件的影響，如整個身體衰弱，它也難獨特的得到健康。精神的抑鬱、煩憂、恐懼、對它的影響更是顯著，有些失戀的人，竟然發生嚴重的腸胃病，愛情一恢復，又可以霍然而癒。一般精神憂鬱的人，體內新陳代謝不旺盛，因而全身倦怠，這更是常見的事。

神經有了損害，機能不正常時，由於損害的性質、部位的不同，在身上引起的病變也很不同。如局部的發炎、化膿、潰瘍，全身的違和、發冷、發熱等等。

這種損害，可以由機械的方法造成（如損傷兔子的三叉神經，能引起角膜潰瘍），也可由冷熱的過度刺激、維生素的缺乏、藥品的刺激，或細菌毒素的刺激造成。

有時由於應變的措施進行得過度，也能引起對身體的傷害。如霍亂的上吐下瀉，就可以使身體過度的損失水份，以致死亡。更嚴重的乾性霍亂，由於神經機能被麻痺了，連吐瀉都來不及發生，人就死了。

有些外因的刺激並不嚴重，可是由於神經的感應過敏，引起了過度的應變變化，也會成爲疾病。如有些人遇到漆的氣味就生漆瘡；嗅到某種花粉，或用到少量的某種藥品或吃到某種食物，也會大病一場。

歷來治病的方法，不論是用藥物或理學療法，有些是祛除外因（如殺菌），也有很多是對神經機能的調整（如阿司匹林的發汗，安眠藥的治失眠）。至於疫苗的接種，也無非是激動了神經的機能來指揮產生抗體的組織，產生有效的抗體，抵抗那種毒素的侵害。

過去對於許多病的治療，雖說實際上是調整神經機能，但是認識上却對這種治療途徑極不重視。許多經過這樣治癒的病，被作了另外的解釋。或是給它一個形式主義的名稱，就當做解釋。部分的療法雖被明

顯的事實所佐證，不能不承認是調整神經的功效，但是這總沒有被作爲一個從科學理論上尋找治療方法的道路，所以這方面的療法，大都還是由經驗得來。

過去在學理上所以忽視這個治療途徑，是由於過去醫學的基礎理論——細胞病理學，對於神經在身體內的作用重視不夠；認爲任何病理現象，都是由於某些刺激（如細菌毒素，或化學的、物理的刺激），使細胞受了損害的緣故。因此病理學中，主要研究的是細胞組織的各種變化（如脂肪變性、蛋白變性、玻璃變性、炎症、膿瘍、潰瘍等等），認爲這些變化，都是細胞直接對刺激的反應。這是片面的、割裂的，只看現象不看本質的看法。

在我們看來，疾病的過程，是身體各部組織在神經指揮之下，共同和外來侵害鬭爭、修復自己的過程。這裡面包括神經機能的被損害與修復；以及神經機能被損害時，指揮紊亂造成的組織破壞。這種神經的紊亂到了嚴重的程度，就會引起整個鬭爭的失敗，結果就是死亡。

針灸療法，不是直接以外因爲對手，因而也不着重對患部組織直接的治療，而是激發與調整神經機能，以達到治病的目的。所以針灸用同樣的穴位，常常能去掉兩種方向不同的病徵（如『無汗能發，有汗則止』）。在炎症初期，白血球需要增多而不能順利增多時，針灸以後，就能增多；反之，到了炎症後期，針灸同樣的穴位，又能使白血球正常地減少，炎症的滲出物便能很快地吸收。

有許多維生素缺乏的病，實際上並不是由於食物裡面完全缺乏了維生素之故，而是由於體內吸收那種維生素的機能不強。這種吸收機能的減弱，又常常是由於與它相關的神經的機能有些失常所致。因此對於

許多這類的病，不給以維生素特別豐富的食物，但行針灸，也能收到很大效果。依同樣理由，有好些內分泌腺分泌失常的病，針灸也能收效。

針灸對神經的興奮、鎮靜，同時也是激發神經對本身的修復、調整、代償機能。所以如果沒有外因的繼續影響，針灸對於神經的興奮與鎮靜，效果極好。過去對於找不出確實外因的病，常常歸因於遺傳，沒有好多辦法醫治，如某些胃潰瘍、癩癩、臟躁病（失心風）等等，針灸也能收到較大的效果。

神經受到針灸的良性刺激，那種特殊反應的傳佈常常散到很大的範圍，並能在很大範圍內發生調整作用。所以針灸的治療效果，常不限於穴位附近和神經徑路的沿線，而可以影響很遠很廣。如刺腳趾，可以影響到頭部。因此刺激一個穴位，功效也不是專治一種病，而是調整那個有關部位的神經機能，對有關部位的疾病，都能發生或多或少的效果。

至於癍痕灸、串線針，在皮膚上造成無菌的化膿，以及出血療法、瘀血療法（如拔火罐、刮痧造成皮下鬱血）的治療原理，也不外乎是激發與調整神經的應變機能。因為身體受了這類小損傷，神經的這種應變的機能是會大大激發起來的。過去也就有將自己的血液注入肌肉的自血療法，和注入無菌的牛奶的療法，都能達到一定的治療功效。蘇聯醫學者更創造了「組織療法」，如將動物的某一部分組織經過冷藏和消毒之後，埋藏在病人的一定部位的皮下，或將病人的皮膚切起小小一片，把它翹起，使它壞死，讓壞死的小片皮膚，刺激神經的調節機能，這和癍痕灸、串線針，基本上是一樣的。蘇聯醫學者從激發神經調節機能着眼，還創造了「封閉療法」，和「睡眠療法」等，對很多疾病收效很大。所以針灸療法，不但是有道理

的，而且按新的醫學觀點看來，是極有研究的價值。

二、針灸治病的三個關鍵

針灸的所以能治病，不是直接以外因為對手，而是激發與調整神經的調節機能和管理機能，同時也是激發神經本身的修復、代償機能以達到治病的目的。所以如果沒有致病外因的繼續影響，針灸治病的效果是會很好的。這在前面已經說過。針灸對神經所起的直接作用，基本上只有興奮與抑制兩種。針灸要對一定部位的神經起到興奮或抑制的作用，就得從下列三方面來掌握：（一）刺激的手法；（二）刺激的部位；（三）刺激的時機。

（一）刺激的手法

手法基本上只有兩種，即強刺激與弱刺激。強刺激可使神經由高度興奮轉為抑制，所以強刺激又叫抑制法。生活機體如肌肉、體液、內臟器官等某一部分組織機能發生亢進，就可用強刺激的方法，起到鎮靜、緩解、抑制的作用。例如：舞蹈病，患者運動機能亢進，發生繃眉、裂嘴、手舞、腳踏、身體扭轉等，不間斷地做着無秩序的運動，甚至站立不能，坐臥不穩，妨碍飲食與睡眠，迅速陷於營養消耗的狀態。此病進行針灸治療，即可用強刺激使它鎮靜、緩解。兒童因精神上受刺激所單獨發生的舞蹈病，用強刺激起到抑制的作用更快。

又如：因食物過量或吃了腐敗性食物發生急性胃炎，胃液分泌機能亢進（或機能降低，總之是發生了障礙），發生噯氣、嘔吐、腹瀉、劇烈腹痛等症狀（小兒患此病往往發生全身痙攣）。有的人吐一陣或同時瀉一陣，將過量的食物或腐敗性食物排除掉，病症就好了。這種現象，可以說是神經指揮下的強有力的應變措施，使致病的外因很快從體內排除。這時高級中樞神經如果未被侵擾，局部病變就更迅速獲得修復、調整。針灸對此症，用強刺激即可停止疼痛和使它吐出積滯的食物。有的病人，雖然已經吐盡了過量的食物或腐敗性食物，但繼續吐黃綠色液體（膽汁），劇烈的腹痛也仍然存在，症狀有增無減。這種現象，是由於急性胃炎的局部病變，侵擾了高級中樞神經，使高級中樞神經的調節機能減弱，因此局部應變的變化不能適可而止。在這種情況下，用抑制法進行治療，使神經原來興奮的部分轉為抑制，病症也就消失了。

什麼叫強刺激呢？強刺激就是強烈的、持久的刺激，病人應有的一種特殊感覺要較重（但一般的應防止猛然的過強的反應，以免病人產生難以忍受的感覺）。為要達此目的，應按病人的具體情況，可在一個或幾個穴位上，單獨用針或單獨用灸或針灸相互配合。針法採取進針後緩慢地連續捻針或將針搖動（視反應輕重而定），或在較長時間內捻針留針反覆進行。例如有一位醫生治齒神經痛，先針灸了幾天，採取的穴位是頰部和手上，每天針灸後只能停痛幾小時，最後他在病人的腳背上進針，進針後病人有了較重的感覺就輕度捻針，捻到病人停痛就開始留針，從黃昏起直到天明起針，牙痛就此痊癒了。還有一位醫生治破傷風，將針刺入穴位以後，患者角弓反張的強直性痙攣就停止，但一起針就又痙攣了，後來他在進針後留